年　味

马驹

周末本想好好睡个懒觉，彪哥特意把两层窗帘都拉上了，房间门也关得严严实实，但嘭嘭嘭的敲门声还是经过七拐八弯来到了彪哥的耳朵里。彪哥揉揉眼睛，见桌子上面的闹钟才指到六点整。

嘭嘭嘭，又是连着三声敲门声。

彪哥打开门，见是自己的母亲。

母亲左手提着一个袋子，右肩背着一个袋子。母亲说，出门忘带钥匙了。

彪哥接过母亲肩膀上的袋子，感觉好沉。彪哥问，又是什么腊货？

母亲说，香肠，农家土猪肉灌的香肠。

彪哥说，这得有多少啊！不少于三十斤吧？

母亲说，整整五十斤，不多也不少。

咱孙女俊俊不是爱吃香肠吗，今年就多灌了一点。母亲补充了一句。

等母亲进到家里，彪哥准备关门。母亲说，别急着关门，电梯间还有两袋。

彪哥随着母亲来到电梯间，见地上睡着两个袋子，比先前的那两个还要大。袋子鼓鼓囊囊的，很明显，里面装的是大块头。

母亲说，这两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十吊农家土猪肉，每吊五斤，一共五十斤，你大妈已经帮我们腌制好了，还打了卤。

彪哥左手提着一个袋子，右手和母亲抬着一个袋子，将两个袋子送到客厅的阳台上。

彪哥又把先前那两个袋子提到了客厅的阳台上，说，妈，这里就交给你收拾了，我刷牙洗脸去。

彪哥刷过牙洗过脸，返身来到客厅，见客厅多了一个人，地上又多了四个袋子。来的人彪哥认识，是老家大伯家的大儿子，算彪哥的堂哥。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彪哥心里也非常有数。

彪哥和来人握了手，说，大哥来了啊。

来的大哥说，来了呢，把腌制好的腊货给你们送过来。

彪哥说，谢谢大哥。大哥坐，喝茶。

来的大哥说，不喝茶了，我还要到其它地方送腊货去。

彪哥看向母亲。

母亲说，过年没有多少时间了，还有很多家都等着你大哥的腊货过年呢，你大哥要走就让他走吧。

送走大哥的彪哥来到客厅阳台，见前面那四袋腊货刚刚挂出来两袋，就已经占据了阳台的半壁江山。五米长的阳台显得太小了。

彪哥把阳台上的二十几盆花搬走了，见缝插针地放到三个卧室、厨房、客厅等处；将腊货的悬挂方式由上下一排改为上下两排；又拿来两个一米长的晾衣架头抵头一字排开，放到阳台中间。好一顿操作，最后送来的四袋子腊货只挂出来三袋，还有一个袋子里面的十只鸭子没有地方挂。

母亲把眼睛看向放在阳台东南边拐角处的冰箱。这个冰箱长三米、高两米，是去年年底为了给母亲放置腊货特意购买的。母亲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三只咸鸭、三只咸鸡、两只咸鹅，还有两吊香肠。这些都是去年的老存货，现在已经进入农历腊月，还没有吃完。母亲把早些时间晾晒的十只咸鹅从阳台上取下来，放置到刚刚清空的冰箱里，这才腾挪出地方，勉强把剩下的十只鸭子挂了上去。

这个时候的客厅阳台，腊货横成行竖成排，鸡鸭鱼、猪牛羊样样齐全，如果开一个腊味餐厅，那绝对是小菜一碟。洗过手的母亲再次来到阳台上，两只手叉着腰，来来回回看了有十几分钟，非常满意地点点头，很有一种大将军凯旋归来、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俊俊和俊俊妈回来了。在饭桌上，彪哥有好几次想和母亲说话，都被俊俊妈用眼色拦回去了。吃过饭，俊俊妈又向彪哥使了个眼色，用眼光将彪哥拉到卧室里，关了门。

彪哥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？

俊俊妈说，你不就是想说俊俊奶奶不应该腌制那么多腊货吗？

彪哥说，你认为俊俊奶奶腌制的腊货还不够多吗？

俊俊妈说，什么叫多？什么叫不多？你还记得前年过年的时候，俊俊奶奶为什么不在我们这里过年，回老家去了吗？她是嫌弃我们这里过年没有年味，不像个过年的样子。你应该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买客厅阳台的那个冰箱吧？不就是专门买过来让俊俊奶奶贮存腊货用的吗？

彪哥说，是的，你说的对。

俊俊妈说，俊俊奶奶有一次跟我说，在咱们老家，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比赛谁家腌制的腊货多，要是哪一家腌制的腊货少，都感觉脸上没有光呢。

彪哥说，是的，这个事情我知道。

俊俊妈说，俊俊奶奶还有一次说，在咱们老家，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比赛谁家放的炮竹长。有一年俊俊爷爷买的炮竹短了，被左右邻居家的炮竹比了下去，大过年的，俊俊奶奶竟然三天没有和俊俊爷爷讲话。

彪哥说，这个事情我也知道。

俊俊妈说，你这也知道，那也知道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哄自己的妈妈开心。你看看我给咱妈买了什么？说着，就要拉彪哥去客厅。

彪哥说，不要去看了，我早就看到了，是炮竹。

俊俊妈说，咱妈不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想要一个年味吗？我们就把一个完完整整的年味交到她手上，让她开开心心地过个年。

彪哥说，腌制腊货就算了，可你买这炮竹在哪里放啊？咱们市区是烟花炮竹禁放区。

俊俊妈说，这个我早就想好了。咱就在年三十晚上，吃过年夜饭之后，带上咱妈和俊俊，我们一家四口开车回老家，在俊俊爷爷的坟头上放，顺便给俊俊爷爷带点酒和菜。

彪哥说，这个主意不错。

俊俊妈说，在哄咱妈开心这件事情上，我是非常认真的。

彪哥说，嗯，俊俊妈的确是个好媳妇。

小说

过　年

刘国瑞

眼看着离春节越来越近，辉他娘却像霜打的茄子，怎么也提不起精神。

按理说，辉他娘和辉他爹二人都退了休，两个人每个月养老金近八千元，不愁吃，不愁喝，不愁看病就医，日子该过得乐乐呵呵，可辉他娘一想到过年就高兴不起来。

今天，跳广场舞的那伙老姊妹们也不知道谁开的头，聊起了过年的事，辉他娘就觉得心里像塞了块大石头，堵得慌，舞没跳完就退了场。

那年头，兴计划生育，生了辉后，辉他娘就结了扎。辉争气，大学毕业后，考上了北京的一家银行，找了个广东的媳妇，在北京安了家。亲戚们个个羡慕，见到辉他娘，就不住嘴地夸。

没结婚前，辉每年都要回几趟家。这一结婚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前些年，孙子小，自己去照看，还能天天见儿子面，这孙子一大住了校，只有逢年过节儿子放假才能偶尔回一趟家。

去年春节，儿子提前打电话来，说带着儿媳、孙子一家三口回家过年。辉他娘和他爹高兴得合不上嘴，炸藕荷、炸丸子、炸三角，蒸花卷、蒸枣山、蒸豆沙包。白菜肉、韭菜肉、胡萝卜鸡蛋馅子各调了一大盆。可二十九那天，儿子忽然变了卦，说一家三口去了广东。

辉他娘和辉他爹都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想想亲家两口也不容易，一个独生闺女拉把这么大就出了嫁。想想过年亲家两口孤孤零零的劲，就忘了自己孤零零的事。最后，把炸好的东西和包完冻好的水饺给儿子寄去了一大堆。儿子说，一家三口快到正月十五才吃完。

“他爹，你说儿子一家三口今年过年回来不？”

前几天，辉他娘给辉视频通话，感觉儿子脸上的肉又少了不少，心就猛一揪。她问儿子过年回不回家。儿子说，还没同媳妇商量，拿不准。辉他娘理解辉，这年头女权地位上升，在家里十个得有六七个都是女的当家。

辉他爹退休后爱上了写些豆腐块，一没事，就坐在微机前练“一指禅”，敲得键盘哒哒响。头也没回说，“多他是过，少他也是过，操那心干啥。”

“死老头子，冷血动物。”辉他娘别了辉他爹一眼，心里嘀道。

大年二十八，辉突然来电话说，全家回家过年，三十一早到家，打了辉他娘老两口一个措手不及。撂下电话，老两口就手脚不停地忙了起来。发面，蒸馍。买年画，贴年画。买对联，贴对联。买窗花，贴窗花。还专门买回来四个大红灯笼，挂在了屋檐下。

三十那天，凌晨三四点，辉他娘和他爹就起了床，把屋子里掸了又掸，擦了又擦，把地面拖得一尘不染，把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五点多，天还没亮，就不住地到大门口瞅。

快到九点，辉他娘说，“他爹，听见了没，好像是车响，快点快点，咱去接接，准是儿子一家来了。”

老两口还没走出屋门，儿子就一手提着东西，一手拉着行李箱，走了进来。儿子高兴地说，“爸、妈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？”

这时，打院外走进四个人，辉他娘和他爹立马惊呆了眼。

“亲家母、亲家公，您两个咋来了？”辉他娘吃惊地问。

“咋这么说话呢，欢迎欢迎。来，亲家公、亲家母，快请，屋里坐。”辉他爹瞥了辉他娘一眼。

亲家公笑着说：“我们这是不请自来啊。看着一到过年，两个孩子就作难，我们老两口一合计，别再计较那么多了。年一起过吧，正好也来看看亲家，这不就跟孩子们一起来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这才叫一家人呢。他爹，今年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照张全家福。”辉他娘眼含热泪说。

小说

迎　年

夏　见

到了腊月二十三，即便再忙碌的家庭，也要设法腾出时间，对庭院内外进行一次彻底的卫生大扫除，乡民称作“打扬尘”或“掸尘”。

掸尘这天，母亲天不亮就起身，砍来竹子，制作一把长竿扫帚。吃过早饭，家中凡可挪动的物件，诸如坛坛罐罐、桌子板凳、锅碗瓢盆乃至蚊帐被褥等，都被搬移到院里。笨重的床柜等大物件，就用旧报纸或塑料布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。随后，母亲换上旧衣，全身裹上塑料纸，头戴大草帽，脸上系一块毛巾当作口罩，手持长竿扫帚，开始清扫室内屋顶和墙壁上的积尘和蜘蛛网。

父亲自然也不会闲着。他忙着清洗从屋里搬出来的物件，就连两口大铁锅的烟垢，也用锄头刮得干干净净。待母亲完成屋内扬尘的清扫，他便进屋铲平地面，堵塞鼠洞，修补灶台，随后将院坝里的物件搬复原位，此时的家里，洁净又清爽。

在有些地方，“掸尘日”也叫“大洗日”，平日不能常洗的大件织物，也要在过年前洗涤干净。打完扬尘的母亲，又忙着取下床上的蚊帐、被褥面子以及窗帘布，到村前的小河边去清洗。这些天，最热闹的，是村前小河边，那里的捣衣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；最好看的，是晾晒在村前村后的蚊帐、被褥、窗帘和衣裳，随风飘荡，五彩斑斓，恍若村庄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迎春风俗画展。

在农家人眼中，院落是一个家庭的颜面。春节前，父亲总会忙里偷闲，把小小院落打理得干净整洁，柴火堆码得整整齐齐，房屋四周的阴沟，掏得畅通无阻；房前屋后的竹林里，散乱的野草和落叶也被搜集起来，在傍晚时分焚烧，称作“焐火堆”。对我们孩童来说，焐火堆是冬天最好玩的事儿。傍晚，我们围在烟雾缭绕的火堆旁，一边烤火，一边烧红薯吃，不时还会手舞足蹈地唱儿歌：“烟子烟，莫烟我，杀个猪儿打平伙；你吃肉，我喝酒，你吃完了我还有……”村庄上空弥漫的青灰烟雾，让年味愈发浓郁。

家家户户的室内室外清扫一新后，整个村庄焕然一新。村民似乎也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气象。于是，喜形于色的人们，便把红灯笼挂上屋檐，把春联贴上门楣，把窗花饰上窗棂，这又为沉浸在喜悦里的村庄，陡增几分别致的年味。

村里人过年，不仅注重生活环境的干净，更讲究个人面貌的整洁。过年时，大人小孩穿戴新衣、新帽、新鞋袜，自然是必不可少，有的家庭即便只有旧衣可穿的条件，但也会浆洗如新；男人们都要在过年前理发剃须，女人们则要精心梳洗打扮。就连牛圈、猪舍、鸡笼等禽畜歇息的地方，也要清扫干净，换上新草窝。这一切，都是为“掸”掉霉运，要以干净整洁的样貌、焕发的精神状态迎接新春，以期在新的一年里，能不断有好运加持，过上幸福美满的好生活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某些传统习俗可能会渐渐淡去，但迎新春的“洒扫庭除”，依然会是民间不变的坚守。因为，我们的生活，需要那些美妙而神圣的仪式感，更需要由此生发出来的美好憧憬和期许。

散　文

熬　冬

李贞琴

人们常说，冬至是从入“九”的开始，而今年冬天的脚步却像行动迟缓的老人，过了腊八这天，才有冬天的寒冷和刺骨。

小时候，一到“九”天，父亲就领着我们姊妹三背“数九”歌，父亲说，九九八十一天，“九”尽了，桃花开了，春天就会翩然而至。那时数九数的是美好的期望。我们盼着尽“九”，因为儿时的冬天太冷了，我们除了身上穿着厚厚的母亲用棉絮亲手缝制的棉衣棉裤，里面则是夏天穿破了补了补丁的旧衣裤，没有一件贴身的毛衣毛裤，寒风从阔大的空落落的棉衣棉裤筒里穿进穿出，冷飕飕的，那时最期待每天早上，能有暖洋洋的太阳升起，照着漫长的一天，盼着尽快熬过这寒冷的严冬，让我们的鼻涕不再止不住流淌，让冻疮的双手不再皮开肉绽。

有太阳的日子，母亲会把床上铺久了的压得很板实的稻草抱出来晒晒。晒过一天的稻草在下午太阳没有落山时，又被母亲急急收回。铺在床上的稻草蓬蓬松松的，瞬间高出之前很多。母亲会在稻草上面再铺一床棉花胎，最后铺上毯子。晚上，我和妹妹迫不及待地爬上床，躺在上面，整个人瞬间陷下去一个凹坑。我们把这当作如今的蹦床一样弹跳。童年的清贫，在晒过稻草的床上，也能寻得无限快乐。

现在的冬天，远没有我们小时候那般寒冷了，全球除了气温上升，更多的是许多人家有空调暖气。即便没有这些，保暖衣、羽绒服等一些御寒物品也足够抗寒的。但在真正的冬天里，我们有人还是得熬一熬的。

昨天去菜场买菜，远远看见我经常光顾的余爹摊位上的菜已经很少了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在悉悉索索收拾着东西。我问他这么早菜就卖完啦？余爹边收拾边说老伴住院了，要做手术，他要趁早把这些菜低价卖完，早点赶回医院去。原来这样啊！我把他摊子上剩下的青菜萝卜全买下，回来塞满了冰箱。

下午打电话给母亲，叮嘱她天冷了，少出门，预防冻感冒。她总是回我：“没事，放心好了。”唠叨了一会，母亲随即告诉我，隔壁的阿香今天上午在家拖地，滑了一跤，后脑着地，倒下就昏迷不醒，家里人急忙喊来左右邻居，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抱上村里阿俊的车上，阿俊本来准备出门带老婆孩子去市里买新衣服的。大伙把阿香送到市人医，经过急救，总算把命保住了。母亲似乎是一口气说完，但似乎又没有说完。我问阿香现在如何？母亲说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现在在ICU病房里面。母亲又是一声叹息。阿香大我八岁，但已经是做奶奶的人了，苦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才享福，却人生无常。“唉，有命在，慢慢熬吧。”母亲挂了电话。

人生总是会有一些难熬的日子，比如：陪父母去医院的中年人；遭遇孩子青春期的叛逆而无所适从的妈妈；失去工作茫然不知所措的年轻人；自己身体出了状况蹲在路边落泪的汉子……这些人间万象，如同每年三九四九这样极寒的日子，尽管短暂，但我们无法回避，只能面对和勇敢迎接。

熬一熬，过去了，就是春暖花开！

散　文

写“福”

刘臻鹏

我和父母走在街上散心，空气里已经提前飘来“年”的味道。一些人家早早做好了灌肠，晒在外面，另有一些小商铺，挂出了大红灯笼、春联和“福”字，供路过的人们选购。母亲指着一户小卖铺上摆着的“福”字，问我：“你不是练习过毛笔字书法吗？你现在还能写得出那么好看的字吗？”

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书法这件事儿，必须每日挤出一些时间来练习，否则，一旦隔个三五天不写，手感全无，书法功夫就丢了，得后续更加勤勉地练习才能弥补。父亲正想买一些“福”字，等到合适的时间，贴到家里面去，而母亲却进行了劝阻：“咱家有咱们儿子这样一个‘小书法家’，何必去买别人家的‘福’字？那些商家卖的字，好看归好看，但是总感觉缺了点味道，差了点意思，还是让咱们儿子自己写比较好。”

我便也不再推脱，买了几大张红纸。到家后，将红纸裁剪成小正方形的样式，开始先在普通的稿纸上练习写“福”字，将当年在贾老师家学习写书法的那股劲儿找回来。练了十几个“福”字之后，我的手感回来了，才敢在小红纸上正式开始写“福”字。

我首先挑了张较大的红纸，准备写一个贴在大门上的“福”。我手腕上略微使劲，运笔道劲有力，笔锋毕露，写了一个大气磅礴的“福”，对母亲说：“这个‘福’字请贴出来时倒过来贴，意为‘福到了’。”母亲对我竖起大拇指：“不错不错，正门上是该这么贴，这个‘福’写得方方正正有浩气，挺好！”

接下来，我用行书写了一个“福”，行云流水，准备贴在车库上，意为“出行顺利”。我又用草书写了一个“福”，以备挂在书房里，希望我日后写作时能够如同这字，潇洒自如、酣畅淋漓，福气自到。我又用正楷写了一个，故意把这个字写得胖乎乎的，父母一看就懂了，这是挂在厨房里的，意为年年有余，能吃是福。

母亲说：“怎么没有我和你老爸卧室里的‘福’字？”我说道：“别急别急，这就来。”

父母的卧室挂的“福”字，应该怎么写比较应景呢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陷入了沉思。首先，肯定得是收起锋芒、适合安憩的，其次，也不能给人一种过于懒散的感觉。我一拍大腿，想到了：柳体圆润而不失力量，看上去安宁而不松散，正适合悬挂在父母的卧室里！于是，我用柳体写了一个“福”，父母看了，喜笑颜开，朴实地说：“晚上睡觉不愁睡不着了。”

写书法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回去贾老师那里看看，感念他的师恩，毕竟毛笔字书法我是从他那里学习的。说去就去，到了贾老师的住所之后，贾老师也正在帮人写对联。我将我写的“福”字赠送给了他，以为他会嗔怪我的书法退步了，但他却说：“没想到时隔多年，你的书法虽然丢了功，但是多了些生活经历在里面。这些‘福’字写得各不相同，一定是你写的时候，情感波动比较大吧。每个‘福’看起来都包含了不同的情感。”

我说：“正是，正是！”贾老师妙手一挥，也为我写了一个“福”。他说：“写‘福’得‘福’。为你写‘福’，既是赠予你的‘福’，我自己手里也沾了‘福’气啊！”

老师这一番话说得妙极了。我觉得，无论是从前学书法，还是今日登门拜访之对话，对于我都是极好的教导。

散　文

篆刻　徐成文

篆刻

诗　歌

大　寒（外一首）

乔金敏

你有冰心一片
我就有碳火十盆
即使地球变暖
即使大寒不寒
我也不改初心
把蜡梅开得一串一串
再不开花就没有机会了
再不相爱就没有时间了
大寒沿着我的白发
已走到一年的末端
母亲正用咸鱼、咸鸭……
腊肉、腊肠，拟草年终总结
配以大雪的插图，期待
来年又是一个大丰收
而我则设春天为扉页
希望我的诗歌桃花朵朵

等　雪

四九了——仍杳无音信
蜡梅巴巴地开在，老地方
孤零零地凝望着散淡的暖阳
花朵还是那个花朵
但缺了朗润——
香味还是那个香味
但少了灵性——
仿若邻家丢失爱情的女子
徒留一副苍白而秀逸的面容
而我无花可开——只得陪
冬天一起傻傻地等：在梦里
等，在诗中盼……就像当年
把自己站成槐花树下的铁杵
落了一头的白
难道不叫雪

贴“福”

朱　辉

到了腊月，街面上的“文化年货”开始上市了，超市、杂货店到处可见春联、福字、红包套……

我家从未贴过春联。我们两口子都觉得防盗门太小，两边贴上对联，上面再贴上横幅，整个门就如同一个防空洞，不符合我们的审美情趣。不过楼里约70%的邻居贴了，各花入各眼，或许他们觉得看着挺舒服，贴春联只要自己舒心就好。

按照老规矩，春联一般小年开始张贴。福字则在除夕下午，太阳落山之前贴。如今都不太讲究了，大多数人家同时贴这两样东西。有人心急，离春节还有半个月就贴上了，也有人除夕晚上才贴。

贴福字有一套程序，应该先贴大门，然后窗户、墙壁，最后贴一些需要倒贴的福。这套流程寓意福气从屋外流到屋里，保障了福气流动通道的畅通。

最近几年，各种媒体不断科普：大门上的“福”应该正着贴。然而就我们小区而言，大多数人家还是倒着贴。因为许多人印象中，这样寓意着“福到(倒)了”。其实自古以来，只有垃圾桶、水缸之类少数物件上，才会倒贴“福”字。原理或许是顺势而为，本来就该倾倒的物件上，倒贴“福”，符合顺其自然的原则。

如今我们最常见的“福”字，大致有两种。一种方方正正，体态丰腴，能直观地感受到国人对“福”的理解。另一种体型苗条，乍一看像错别字，那是康熙皇帝的墨宝。

康熙御笔的“福”，文化内涵非常丰富。首先字体消瘦，寓意“寿”，象征着“福中有寿，福寿双全”。另外，康熙的“福”字，其右半部分中包含了“多子、多才、多田、多寿、多福”，信息量极大。据说是康熙琢磨出来的独家发明，是历史上独一无二“五福”合一之“福”。康熙御笔的福字碑，曾失踪了许多年。1962年，周总理批示重修恭王府，考古人员在王府后花园秘云洞内，意外发现这块福字碑，总理将之命名为“中华第一福”，

康熙御笔的“福”字，下面的“田”不封口，寓意无边之福，一旦倒着贴极像“凶”字。所以倒贴这种“福”字，不仅是对皇上“大不敬”，彩头也很不好。然而常常能见到有人倒贴，真应该好好补补文化课。

按照老规矩，“福”字不能说买，要说请。但商业时代，它经常不请自来。某年年初，由于网购频繁，被不同的网商赠送了许多“福”字，全是镂空的“窗花福”。于是我贴得满屋都是，窗户上、橱柜上、衣柜上都贴。自我感觉这一年一定会福气满满，不料大年初五就因为眼中风住了院。一进住院部，发现医生办公室、护士站、病房门口，到处贴着“窗花福”。顿时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，同时又瞎联想了一番，是不是自己对“福”太贪心？或许不该贴那么多，应该送一些“福”给亲友、邻居。

一晃又是岁末，请福贴“福”的日子又到了。希望“福”们能带给我们国泰民安、家家幸福。

散　文

副　刊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　冰
邮箱：543385541@qq.com